

野生/动物/世界/探险/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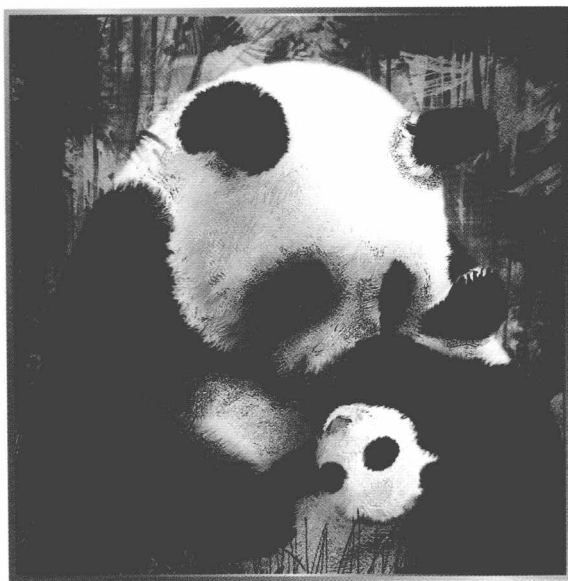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NLIC2970864666

大熊猫传奇 下
恶魔岭

刘先平 著



大学图书馆
女孩 大熊猫传奇 下
恶魔岭



平 著

NLIC297086466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恶魔岭 / 刘先平著. — 北京 : 天天出版社
(野生动物世界探险系列. 大熊猫传奇; 3)
ISBN 978-7-5016-0686-3

I. ①恶… II. ①刘…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28236号

责任编辑: 李现刚 董 蕾 美术编辑: 罗曦婷
责任印制: 李书森 康远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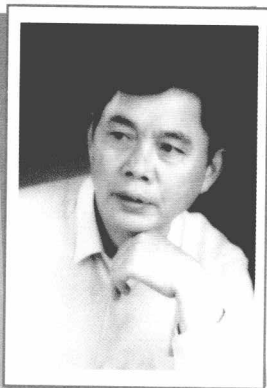
地址: 北京市东中街 42 号 邮编: 100027
市场部: 010-64169902 传真: 010-64169902
<http://www.tiantianpublishing.com>
E-mail: tiantianchs@163.com

印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7 插页: 3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17 千字 印数: 1-10,000 册

ISBN 978-7-5016-0686-3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



他曾经两次横穿中国，从南北两线走进帕米尔高原。

他曾经三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他曾经四次探险怒江大峡谷。

他曾经五上青藏高原。

他多年跋涉在横断山脉。

他在大自然中凿空探险三十余年。

他的作品有四部描写在野生动物世界探险的长篇小说和几十部大自然探险奇遇故事。

他的作品共荣获国家级奖项九项。

二〇一〇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建立并授牌“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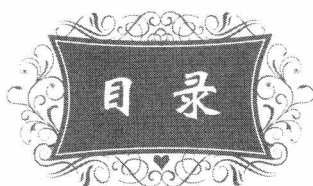
他二〇一〇年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

他二〇一一年、二〇一二年连续两年被列为林格伦纪念文学奖候选人。

他是位魁伟的大汉，常常扛着骑在脖子上的孙儿、孙女在大街上漫步。

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

他就是我国现代大自然文学的开拓者——刘先平。



目录

森林刁客	1
恐怖的高山草甸	37
突破重围	74
火烧亚郎山口	104
恶魔岭	139
雪原蹄疾	177
后记	217



森林刁客

果杉和晓青追踪着神秘的扳树折枝声，一阵猛跑。

“哎呀！是你这家伙！”

果杉又惊又喜的腔调，使晓青误以为碰到了老熟人：

“难道真是查修？”

等她也看清时，不由又惊又奇：

“彩面孔，蓝眼睛，朝天鼻！”

满目是金黄色的飞物。它们在绿色的树冠、黛色的树干间飞跃腾跳时，或张臂降落，或蜷起身子往上直蹿，或转体倒背，或连续跃进。又长又蓬松的尾巴，时而甩直，时而舒卷，时而左摆右晃，一刻也不安宁。



有只毛色特别艳丽的粗壮家伙，双腿一蹬树枝，顺势往前一跃，在张开四肢的同时，侧过头来，向晓青做了个鬼脸。这才让她在瞬息间，看到了它的面孔、眼睛、鼻子。

是因为她的一声惊呼，吓得它打了个愣怔，还是做鬼脸时分了神？它抓住的细枝咔嚓一声，断了……

“不好！它要跌断腿……”

晓青猛跑两步，下意识想去接住它。

未等她跑到跟前，它的长尾巴猛一甩，偏转了身子，已在跌落中伸手抓住另一根树枝，往上一猴。端正正坐上去后，又向她看了一眼，耸耸肩膀，似乎是自嘲：

“好险！”

接着，树冠上响起尖锐响亮的咯咯叫声。霎时，这个枝头，那个树杈，群起呼应。突然，响起一阵呼啸，它们风驰电掣地在森林里消逝了，走得无影无踪！

晓青感慨万分：

“真是大森林的刁客！”

果杉也止住追赶，将信将疑地问：

“你认识它们？”

晓青一撇嘴，眉梢往上一挑：

“这还用查字典？看它们这副漂亮的面孔，浑身披



挂的金黄长毛，玉米棒似的长垂尾巴，活泼伶俐的样子，谁不知道这是我国的特产金丝猴！”

果杉张开厚厚的嘴唇，笑着打趣：

“不简单！真不简单！我都被它骗了，还以为是谁在有意逗耍我们哩！”

“它们恐怕早就看见我们了，欺我们人小，故意在前面引逗。单身行人碰到它，能哄得你团团转。即使明明看清是它，它们也能耍起百般花样，让你看得不想走。是爸爸告诉我的，它们是大森林的刁客。”

黑眼珠悠悠转了几圈，晓青像猛然想起：

“你不是跟我说过，金丝猴在树上怎样怎样吗？开头有响动时，你怎么就没想起来？”

果杉讪讪地说：

“其实，我是听草瓦老爹说的。和你一样，我也是头次在森林里碰到它们。”

既然这样，晓青也不再穷追了。她低头在地上寻找到了几根断树枝：

“这是什么树上的？”

果杉拿到手里，一看断痕是新的，冒着白色的树浆。枝皮几乎被剥光了，但不是撕扯下的，而是一个白皙印痕挨着一个白皙印痕，印痕潮润润，显然，这是采



取了一种很特殊的剥树皮方法。枝上的嫩芽也被剥光了，只剩下唯一的一个紫色芽桩。他摇了摇头，又抬头看了看树，见满树都已冒出花蕾般的、紫红色嫩叶芽，有的还展开了薄薄的叶片，这才说：

“可能是从这树上掰下的枝，它叫假稠李。叶芽儿好看。”

“不知这是指甲抠的，还是用牙啃的？我爸爸说过，金丝猴是把树枝掰断，拿在手里吃。它经过的地方，总是要丢下很多树枝。猎人说，这是‘丢下棍子，留下影子’。只要捡到这样的树枝，就能追到它们。走吧！看样子，这段路也可能刚好是往小五花海那边去的路。”

追踪金丝猴，当然很诱人；可是，这时的果杉，头脑还算冷静，他抬头望了望西去的太阳，说：

“不行，还未找到洞尕和伟伟的影子，我们要赶快回家跟妈妈说。也不知查修大哥碰到独眼没有？再晚，天黑前走不到绊马的地方，这条路又不熟。”

记忆中的一个影儿，突然在晓青脑海冒了个水泡，正想抓住，却在倏忽之间消逝了。是有关眼前的，也关系到正在寻觅的大熊猫……但怎样努力，都未能将它从记忆中再抓出来……她只好悻悻地离开这片金丝猴玩耍的森林。



当他们的马儿刚到家门口，月色中，已站着从家里迎出来的查修：

“果杉小兄弟，晓青小妹子，你们辛苦了！”

果杉从马上往下纵的时候，劈头就问：

“查修大哥，你看到独眼了？”

“这还用问？我小查修再笨，经过草瓦老爹的点拨，还和独眼交过手，闭着眼，用鼻子也能闻到它的气味！”

雪狮也早已迎上来，用嘴在小主人腿上乱亲，尾巴左右乱甩；又把热烘烘的嘴往果杉手上凑。

“去去去，到一边去！”

果杉不耐烦地挥挥手，把雪狮撵开，又急着问查修。

“它在哪里？到鄂尔斯姆珠宝这边来了？”

“你也能认出它的踪迹了？”

果杉一跺脚，气急败坏：

“唉！一定是它把洞尕、伟伟撵走了！”

“翅膀越飞越硬了，眼是越炼越明了，你这个小山鹰！”查修赞扬说。

正在后院忙活做饭的冷秀峻，端了菜到前面：

“你查修大哥也才回来一会儿。果杉，快和晓青洗个脸吃饭吧，总改不了这个急性子。”

晓青已端来了洗脸水，问：



“查修大哥，你见到伟伟和洞尕往哪边去了吗？”

查修将脖子一挺，有点气粗：

“光管独眼，我都恨老娘在我心果子上，没多锥几个眼窝儿，还顾得及大熊猫？你们也没找到？”

“你不是追独眼，到了鄂尔斯姆这边吗？”

查修用手抹了抹脸，像是擦掉一层灰尘，然后才宽厚中带着得意地说：

“我能让它到这边？当然要把它撵走！撵出森林，撵到光秃秃的大山上，叫它滚得远远的！嘿！我的牦牛靴子底都快磨穿了！”

听了这些，果杉带着歉意，给查修大哥端来了饭。一路上对独眼的种种担心，总算可以一笔勾销了。

晓青悄悄问：

“姑姑，草瓦老爹的病好了吗？”

“他也在问你们，我说你们给洞尕送羊肉去了。他说，娃儿们够累的，不要挂念他。他的病已好了，只是还要养息两天，不能上山。你们等会儿去看看他，但一句也别提洞尕走失的事。”

饭桌上暂时沉寂了。查修一边低头吃饭，一边不时抬眼，在两个孩子脸上转悠，总是疑虑地搜寻着什么。

过了一会儿，还是冷秀峻问起洞尕的情况。大熊



猫突然走失，她心里存在着一大堆的疑问。

这像给皮球开了个眼儿，积在果杉肚里的气，全都迫不及待地往外冒。晓青也不插嘴，直等到他鼓胀的肚子瘪了，才作了补充。

查修急忙说：

“你们去小五花海的路不对，要是还沿着鄂尔斯姆海子边走，到了五花海，再往上走两个海子，就能往左边的山沟岔。那是条到小五花海的大路，近多了。”

果杉连忙分辩：

“洞尕不是往那边走的。到现在也还不晓得，它是不是往小五花海去呢！”

“要说竹林子，在那一带还只有小五花海周围有几片。”冷秀峻说，“大熊猫母子能找到五花海边的竹林，也能找到小五花海那边。这边还有条小路可以走……”

“哎呀！小路太险！都吊在崖边边上。去年还摔死两匹马，走不得。”

查修又是摇头，又是摆手。

“那是因为雪崩才出的事。这季节，那条山沟暖和，雪化完了。你们骑的是会走山路的黑娃子，不必担心。要担心的，倒是野兽，它们是大熊猫的天敌。果杉，你看清雪窝边那个蹄印了？”



“蹄印不全,但清清楚楚。哥哥和我还研究了半天。”
晓青抢了话头。

果杉说：

“留下的两个蹄瓣子，和雪狮在雪地上踩的印子，
一个模样。”

“哈哈！我说你这个乱摆角的小牦牛，狗往那里跑
干么事？连屎都找不到吃！”

查修笑着，用指头在果杉脑壳上敲。

果杉气得抬手挡开，差点没跳起来：

“我什么时候说过是狗去了？不兴是红狼？狗狼舅
甥嘛！”

查修连忙亲昵地拉住他：

“这是我小查修心急了，嘴快了。还是果杉兄弟读
过书，脑壳比我聪明。我刚才就没想到。对极了，一
定是红狼！上次还没给洞尕打怕？这些家伙，真是狼
性不改，贼心不死，还想阴谋得逞。”

冷秀峻又问两个孩子：

“雪窝边，再也没找到这种蹄印了？”

两人都说找来找去，根本没有再发现那种蹄印了。
雪窝也就那么一点大嘛。当然，也可能是被洞尕、伟
伟践踏掉了。



冷秀峻也想不透：

“既是红狼，不会单个溜。”

查修原想接上话茬的，但看到他们三人都在默默思索，忍住了。

“有没有野狗？”

晓青小声问姑姑。冷秀峻还未来得及答话，查修开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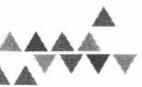
“条把条野狗，洞杂根本不放在眼里，还是红狼厉害。那是个小雪窝子，又不是一块肉，它们干吗都要到那上面踩个印子？”

晓青、果杉都不愿往这方面多想。后果太可怕了！

查修得知小兄妹俩明天还要往小五花海寻找，自告奋勇说，他明天也起早，还去跟踪独眼，防止它再窜回来；同时，也保证小兄妹俩的安全。

查修走了后，晓青和果杉去看望草瓦老爹。果杉一路都在想，怎样应付老人的问话，又不能把真情说穿，这真是个难题。雪狮却没这么多心思，只是欢快地拦前跟后跑着。等到了地方，看到草瓦老爹的木屋灯都熄掉了，他俩一想，时间已很晚，老人又有病，也就没去打门。

往回走的路上，两人心里都有些怅惘，也更激起



对老人的想念。要是能把这些事都向他一摆，只要老人黧黑的脸上雪白的长寿眉跳几跳，就能拨开乌云，让太阳把一切都照得亮亮的。

冷秀峻详详细细向果杉、晓青说了去小五花海的小路，又交代了绊马的地方。听晓青说到山沟阴冷，她嘱咐多带点衣服：

“你们要留意，别再往高山上走了。这季节大熊猫也不喜欢高山，不会往那上面走，高山气候变化大。”

晓青总觉得心里梗着什么，可一时又说不清。果杉却说只要像今天这样找下去，明天一定能找到洞茛。她不相信，但又提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冷秀峻想，既然已经找到了线索，形势已不像昨天那样紧迫了。以红狼的习性而论，既然已经发现了大熊猫，又是在那样有利的地形，不会还要跟到森林里再发动攻击。从时间上推算，最少已是两天前发生的事，若是真的那样，该发生的事，都已发生过了……还是等他们明天回来后，再看情况吧！

黄澄澄的太阳，罩了个大大的色晕圈，在一片挺拔的白桦林后，将奇妙的朦朦胧胧的雾样的色彩，漫向山野，徐徐升起。

这是寻找洞茛和伟伟的第三天了。



果杉绊好马后，有了个新主意：

“妹妹，我们直奔小五花海吧！要是在那找不到洞
尔，我们再往昨天那边去。省得再像寻魂似的东转西
绕。”

晓青觉得很有道理。

这条山沟的雪确实化完了，山石上点缀着一些不
知名的黄色、蓝色小花。大概是远处横了个山梁子，
挡住了寒风的肆意侵袭。

走完了一段夹在崖缝缝里崎岖的羊肠小道，眼前
突然涌来一片锦霞。晓青以为看花了眼，抬手揉了揉，
锦霞更耀眼了。她又以为是海子水波幻化的阳光，再
闭目摇摇头，这才相信，高大的云杉、冷杉、珍珠松、
槭树下，满坡满坡地被鲜花挤满了：

“啊！我信了，真有花的海洋！”

果杉也看得心旷神怡，他在溪耳这么多年，对大
山的神奇，也算有过见识，但也还是头次见到这样一
望无际、团团锦簇的山坡：

“好家伙，这里的杜鹃花都长成了大树！”

一群群的鸟儿，从他们头顶掠过，往花海飞去。
开头，谁也没有在意，直到有几只就落在眼前的花朵上，
大口大口啄食粉红的杜鹃花，晓青才急得吆喝：



“啊嗤！啊嗤！”

可是它们充耳不闻，毫不畏惧，只管连连啄食，啄得花粉像雾样飞散。

晓青撅起小嘴，怪果杉既不帮她吆喝，也不去追赶。

“没用！你想把它们全饿死？它是食花鸟，专吃花的。”

“还有专吃花的鸟？”

“你读的那些书，又不够用了，世界上最小的鸟——蜂鸟，比蜂子大不了多少，是专吃花蜜的。我们这里还有种叫太阳鸟的，长着个蓝喉咙，也是专吃花的。金丝猴也吃花哩！”

“你脑壳里这些，还不是从姑姑那里贩来的，姑姑就读了好多好多的书。”

“嘿嘿，哈哈……”

果杉开心地大笑，惊起了几只刚想落到杜鹃花上的鸟。晓青看清了，这种鸟也像朵花，浑身朱红的羽毛，眉特别鲜艳。落到粉红的杜鹃花上，稍不注意，真以为是挺出的花蕊哩！

“它叫什么名字？”

“红眉朱雀。在这季节，要想在大山密林里找到杜鹃花，就得跟它跑！”